

程砚秋戏剧文集

程砚秋 著
程永江 编
钮葆 校勘



程硯秋戲劇文集

程硯秋 著
程永江 編
鈕葆 校勘

清園王元化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砚秋戏剧文集/程砚秋著;程永江编;钮葆校勘.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252-226-8

I.①程… II.①程…②程…③钮… III.①京剧—艺术—文集 IV.①J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3588号

程砚秋戏剧文集

责任编辑:黑薇薇 刘方

出版:华艺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

电话:(010)82885151

传真:(010)82884314

印刷:北京市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本:1/16

字数:690千字

印张:36.25

版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52-226-8/I·517

定价:58.00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刘曾复

曾复幼时一直听程砚秋先生的戏，听过的剧目，老戏有程先生与高庆奎先生合演的《重耳走国》，与时慧宾先生合演的《宝莲灯》，与王又宸先生合演的《汾河湾》，与王瑶卿先生合演的《雁门关》，与郭仲衡先生合演的《烛影计》，他自己演的《女起解》《玉堂春》《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等等，新戏有《花舫缘》《红拂传》《玉镜台》《风流棒》《鸳鸯冢》《赚文娟》《玉狮坠》《青霜剑》《金锁记》等创作。1942年之后，由于读书和工作，很少往剧院去听程先生的戏，只有在义务戏或堂会戏中听。但是，我一直听程先生的唱片和播音，特别是程先生为支持中法大学工作与金少山和王少楼两位先生合演的《二进宫》播音，使我难忘。1950年后，先是听了程先生和杨宝森先生所合录的《武家坡》录音，最近又听了程先生和于连泉先生合演的《碧玉簪》录音，看了程先生和侯喜瑞、钱宝森、贾多才等诸先生的《荒山泪》电影，思想过去，感慨万分。

听看程先生的戏和各种音像材料的同时，我更是注意程先生的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当年南京戏曲音乐院的工作（例如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创办，中南海福祿居戏曲艺术展览馆的开放，《剧学月刊》的出刊等诸工作的参预），赴欧考察前后的消息，改良戏剧的建议与赴欧考察报告书等文献，隐居乡村的消息等各种信息、文章。

前时曾复读过程永江先生的《程砚秋史事长编》大作，深受教益。现在又读了永江先生整理的《程砚秋戏剧文集》，愈加有“文如其人”，“文如其事”，“文如其戏”之感。在此我特别谈一下有关程砚秋先生的京戏艺术理论这一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我当年听程先生戏时，总觉得程先生演戏时的念字像余叔岩先生的念法，特别是四声字调，用嗓像陈德霖先生，唱时念时均用“提嗓”发音，圆场跑得特别见功夫，身段武功极为经典但又灵活，臻入至境。当年虽然听过程先生所提出的“四功五法”之说，但所知极微。我七八岁时阎岚秋先生曾教我练习眼手腰腿的“扭身动作”基本功，但我毫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总觉得很可笑。长大时稍微明白了一点，到了今天成了我每天锻炼身体体的“体操”项目。十一岁后我迷上了钱金福、杨小楼、余叔岩诸先生的演出，觉得演得是真好，但不知为什么会这么好。上大学后，王君直先生令孙守惠同学授我谭派老生所用的四声字调，守惠同学一再说程砚秋先生念字准。大学毕业后，我的京剧老师王荣山先生

教过我安排唱念腔调所用的“四声三级韵”和身段把子所用的云手、起霸、枪小五套等基本功。上述的这些知识对我学习京剧艺术非常有用，但是在理论上所听到的事，多数是“片言只字”，难成系统。我曾读过张伯驹先生的《乱弹音韵辑要》，钱宝森先生的《京剧表演艺术杂谈》等重要著作，听过余叔岩和梅兰芳二位先生在当年北平国剧学会的讲演，但是这些书籍和讲演主要偏重具体技术，理论上比较简要。今天读了程砚秋先生的《戏曲表演的四功五法》和《艺术杂记》（一至五）等文章，深感理论精辟全面，自成体系，使我茅塞顿开，产生难以形容的快感，解开了当年在京剧技艺上的种种疑窦，包括念字、用嗓、身段中的艺术原则和理论问题。程砚秋先生的戏曲艺术理论显示于其演出之中，但又指导着他的演出，他的剧目演出与艺术理论相辅相成，不断提高完善。

对于《程砚秋戏剧文集》应有全面认识。此书不仅是一部京剧艺术功法理论专著，又是关系京剧发展方向和途径的史论大作。程砚秋先生一生在国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实际是他全部艺术专业工作的背景和条件，他一生的京剧工作与整个京剧艺术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并一直在其中发挥着具体的正面作用。

《戏剧文集》一书学习和研究程砚秋先生艺术的人要读，各行从事和研究京剧的人也要读，各种地方戏曲界的人应该读，大学校和中学校的师生也应该读。读了此书会明白到底京剧应该如何演，它是什么性质的戏曲艺术，它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

希望程永江先生继续出版程砚秋先生的剧本集、日记、图片集、唱腔集、藏曲集，供各界中外爱好中国文艺者欣赏、收藏、研究。

2002 年秋于北京

再版前言

程永江

2003年岁末，为纪念程砚秋先生诞辰100周年，编辑出版了《程砚秋戏剧文集》。《文集》共辑录砚秋先生论述中外戏剧艺术的文献99篇及3篇附录，其中多数是首次公之于世的。今由华艺出版社再版，增加了砚秋先生1957年发表的《我的学艺经过》，并在文献《谈窦娥》后增附了砚秋先生的《窦娥冤》演出本，这是他去世前一个月亲笔修订的。

砚秋先生是有深刻思想的学者型艺术大师，他在戏剧艺术理论上的贡献同他在戏剧艺术表演上的贡献一样，都异常卓越。正如李玉茹师姐所说：“京剧前辈很少有人像程先生这样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多的文字资料，我们必须好好地利用”这批极其宝贵的理论遗产，“在今天一片‘创意’的时尚中，探讨程派艺术，尤其是掰开揉碎地分析程的‘传承’，将有益于当今京剧的发展。”（《李玉茹谈戏说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第96页）

正因为如此，刘曾复老师在为《程砚秋戏剧文集》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此书不仅是一部京剧艺术功法理论专著，又是关系京剧发展方向和途径的中论大作……学习和研究程砚秋先生艺术的人要读，各行从事和研究京剧的人也要读，各种地方戏曲界的人应该读，大学校和中学校的师生也应该读。读了此书会明白到底剧应该如何演，它是什么性质的戏曲艺术，它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

但是，由于时间较为仓促以及其他原因，致使初版的《文集》存在一些较明显的编校疏漏，加之宣传介绍不够，6年来没能很好地发挥她所应发挥的作用，这是很可惜的！

今年，即砚秋先生诞辰105周年之际，华艺出版社再版经过重新校勘的《程砚秋戏剧文集》，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校勘时，对《文集》中不大符合今天语文规范的用字，凡不影响今人阅读理解的，我们保留原貌，未予改动。华艺出版社还将同时出版拙作《程砚秋戏剧艺术三十讲》，为广大读者学习“程学”积极提供服务。我们钦佩该社颇具战略眼光和胆识的决策。

2009年1月1日

目 录

序	刘曾复 1
再版前言	程永江 1
程艳秋致老摩登函	
——谈“皮黄与摩登”	1
检阅我自己	3
我之戏剧观	
——1931年12月25日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演讲	7
在荀令香拜师礼上的答词	10
附录：“骂殿”与“无冕皇帝”	11
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出行前致梨园公益会同人书	13
在北平缀玉轩梅兰芳为程砚秋赴欧游学举行的欢送会上的致谢词	15
在北平市长周大文饯行宴上的答谢词	17
《世界社》于中南海福禄居公饯郎之万、程砚秋赴欧宴上的答谢词	19
自巴黎致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同人书	22
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招待新中国首席歌剧家程砚秋记	25
于法国日内瓦大剧院观莫里哀之《悭吝人》和《强迫婚姻》	
两剧时在戏单上的批语	28
自柏林致本所同人书	29
巴黎剧院之一瞥	32
自欧洲返国途中在康德卢梭号邮船上的谈话	41
赴欧考察返国抵北平火车站时接受记者访问之谈话	45
《世界日报》记者柱宇访问程砚秋纪实	46
周游欧陆返平之程砚秋对各国戏剧之印象谈	
——1933年4月8日至11日《华北日报》记者访谈	50
关于改良戏剧的十九项建议	54
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55
话剧导演管窥	74

《华北日报》记者杨遇春访问游欧归来的程砚秋纪实	132
对于改良旧剧的感想新屋未成旧屋须爱护	
——1933年11月4日《申报》记者在上海沧州饭店访问程砚秋记	137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序	138
谈非程式的艺术	
——话剧观剧述感	139
程玉霜讲《旧剧的导演方法》	142
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	145
附录：凌霄汉阁主剧话	146
程砚秋谈剧	
——1939年7月某报记者于裕中饭店访问之专题报道	147
参观上海戏剧学校时的讲话	149
北平沦陷时期程砚秋隐居乡村务农日记中	
有关当时戏剧界状况的记述	150
希望与感谢	
——1946年11月11日上海天蟾大舞台出版《程砚秋图文集》之前言	161
在北平国剧公会大会上的讲话	162
赴捷克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途中与同行者谈戏	
及对外国艺术的观感	163
参观苏联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日记	165
改革平剧建言	
——向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书面建议之一	166
筹组文艺工作者福利互助社建议书	
——向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书面建议之二	168
筹设戏曲音乐博物馆建议书	
——向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书面建议之三	169
筹设国立剧院建议书	
——向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书面建议之四	170
筹设国剧学校建议书	
——向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书面建议之五	171
在西安各文艺团体欢迎会上关于第一次西北地方戏曲	

音乐考察问题的谈话	172
就西北地区戏曲音乐考察问题第一次致函周扬及周扬的复信	174
附录：周扬的复信	177
就旧剧改革问题第二次致函周扬及全国戏曲调查计划大纲的提出	179
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的讲话	182
砚秋亲书补充发言	183
就全国地方戏曲音乐调查第三次致函周扬	184
从青岛起始的山东各地戏曲音乐考察日记	186
在徐州市“七一”庆祝会上的讲话	188
从徐州赴大西北地区考察戏曲音乐的日记摘录	189
从青岛到帕米尔	
——《全国旅行散记》之第一章	197
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介绍西北戏曲调查概况及戏曲改革中的问题	223
砚秋亲笔批注“西北戏曲音乐”调查（草稿）	
第二部分中的十个问题	227
调查研究与戏改的关系	
——程砚秋先生访问西北戏曲归来谈片	230
关于全国戏曲音乐调查工作致周扬的信和报告书	232
应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东北地区代表之邀赴沈阳	
访问演出期间在欢迎会上的讲话	248
论戏曲表演的“四功五法”及“艺病”问题的提纲	249
演戏须知	251
汉口之行关于当地戏剧界印象及对戏曲改革的看法	255
在重庆市艺人学习会第二期政治学习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57
西南之行记	
——途中概况介绍	258
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演出之前就	
西北西南地区戏曲音乐考察问题的讲话	260
西南纪行	
——西南地区戏曲音乐调查报告书草稿附砚秋批注	263
艺术经验讲解	273

谈歌唱的技术

——1951年在昆明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275

舞蹈与歌唱问题

——1951年11月24日应欧阳予倩院长之邀于中央戏剧学院讲课 280

在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概谈两年来旅行调查情况 285

让戏曲的百花开得更美丽 288

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沉痛哀悼斯大林逝世，兼论学习斯大林关于“内容是

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文化”理论的体会 289

悼瑶卿先生 292

应该珍视这一宝山

——1954年9月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贺词 295

在中国剧协召开的戏曲艺术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296

作为全国人大河北省代表赴保定等地参观访问期间

关于河北各地专业及业余戏曲活动的调查 298

初拍电影的观感 301

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戏曲研究院联合

举办“戏曲音乐座谈会”发言所写提纲及演员易犯毛病的论述 303

由中国戏的“手”说到台上舞式动作的全般 308

说“悲剧的哭” 310

于苏联国立大剧院观作曲家尼·阿·里姆斯基-柯尔萨科夫

《普斯柯夫人》三幕六景歌剧之批语 312

采取措施发挥前辈艺人的积极性 大量培养戏曲界的新生力量

——1957年3月17日《光明日报》记者秦晓卓

就戏曲界培养青年一代问题访问程砚秋先生 313

祝贺与希望

——1957年4月20日在山西省第二届戏曲会演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315

戏曲表演的四功五法

——1957年4月20日在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上的讲话 316

山西汇报 335

在太原市晋剧训练班上的讲话 337

我的学艺经过	339
戏场上的音乐	344
谈戏曲演唱	
——1957 年在文化部召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上的发言	350
欢迎蒲州梆子来京演出	355
观青年演员展览演出大会的发言提纲和批注	357
谈如何学艺	
——1957 年在山西省第二届戏曲会演大会上对青年演员的报告	359
创腔经验谈提纲之一	369
创腔经验随谈	371
冀中民间戏剧的花朵——丝弦戏	418
略谈旦角水袖的运用	
——1956 年在文化部第二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上的发言	421
唱腔	
——艺术杂记之一	426
演员的“四功”与“五法”	
——艺术杂记之二	450
皮黄的辙与曲韵之比较	
——艺术杂记之三	462
戏曲名词研究	
——艺术杂记之四	468
关于“身上”的事，“昆”和“黄”的关系如何	
——艺术杂记之五	483
戏曲界与“普通话”	505
“普通话”与“戏曲”的声韵问题	507
谈窦娥	527
附录：程砚秋亲订演出本《窦娥冤》	536
丰富多彩的中国戏曲艺术	559
后记	563

程艳秋致老摩登函

——谈“皮黄与摩登”

(1931年8月23日)

老摩登先生：

自从在“公众议场”听您说话，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却很表深切的同情，这是艺术观念和艺术运动自然契合的结果。这种契合是很有价值的，很有兴趣的，而且也不是偶然的。这种契合的扩大，便是艺术的力量扩大；因而我相信将来有机会见面以后，您一定更能给我以有力的指导，使我对于中国戏剧克尽我的天职。现在附上一篇小稿子，这纯然是您给予我的动机，我希望您不客气，诸多地方，要加以修正，并切实的指教才好呢！敬祝

健康

程艳秋

8月23日

皮黄与摩登

老摩登先生在12日的“公众议场”的说法说得好“皮黄是大而小硬而不软的摩登问题”大意这个话，从“不大不小不硬不软”和“可大可小可硬可软”演进而来，越见得老摩登先生是打从许多方面的理论当中抽出其精华而得到的结论。

我们致力皮黄的人，听了这番议论，倒有些可怕，就是说你们能努力改进，这皮黄是硬的问题，大的问题；若还把戏剧完全当一种消遣品，那便是软的问题，小的问题。如此说来，我们致力皮黄的人，应当大而且硬的负起一种责任。什么责任？第一步，要使“皮黄摩登化”。第二步要使皮黄完全成为摩登的社会教育。如果各方面的明达先进能给我们以指导帮助，使我们的理想能成为事实，我想这皮黄问题，真是其大无朋，其硬无比，老实不客气，要在社会学上稳稳的占一个重要地位。

老摩登先生主张：“皮黄是一个摩登问题，希望大家公开讨论”，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最好的。我们现在所干的工作——南京戏曲音乐院研究所，也正是取的这种态度。艺术是社会的、公众的，绝不是个人私有的，我很希望由我们现在的工

作把环境逐渐改变过来，使皮黄上的个人主义色彩逐渐减轻以至消灭。然而，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是积重难返，我们的工作又岂容易成功？要成功，就非“大家公开讨论”一个渐进而有效的方案出来实施不可。尤其是老摩登先生负有解决一切摩登问题的使命。时代的艺术是好像一个婴孩，他睁着眼张着嘴很迫切地期待着你来哺乳。

我写文章是手很生硬的，尤其是标点符号弄得不大对。这篇文章，希望老摩登先生给修改之后再拿出来和读者见面。

（按*：“老摩登”先生，原名许兴凯，是位新闻记者。本文原载《北平晨报》，1931年8月26日）

* 本书中，所有按语除特别注明的，均为编者程永江先生所注。

检阅我自己

(1931年12月4日)

自己检阅自己，很有兴趣，又很必要。因为在检阅的当儿，发见了自己以前的幼稚、盲昧，不觉哑然失笑，其兴趣有类乎研究人猿头骨。发见了以前的幼稚盲昧，才能决定今后的改弦更张，这是自己督促自己进步，所以又很必要。

我的职业是演戏，我检阅我自己，当然是以我的职业为范围。

近十年来演戏的趋势，和十年以前不相同了。以前，剧本是原来公有的，大家因袭师承去演唱，很少有“本店自造”的私有剧本，不能挂“只此一家”的独占招牌。近十年来可不是这样了，只要是争得着大轴的主角的人，便有个人的剧本。这也许是私产制度下的社会现象之一吧？我也自然被转入这个漩涧。

现在我把我的私有剧本，列为一表，然后再加以检阅：

剧 名	出世年月（括弧内注为编者所加）
梨花记	壬戌二月（1922年2月定本，1923年5月重订，将33场删定为23场）
花舫缘	壬戌六月（1922年6月定本，共十八场，1923年5月12—13日首演于北平华乐园）
红拂传	癸亥二月（1923年3月10—11日首演于华乐，该新剧实于1922年10月改定）
玉镜台	癸亥四月（1923年6月9—10日首演于华乐，又名《花筵赚》）
风流棒	癸亥八月（完成于壬戌十月，即1922年冬，1923年8月18—19日首演于华乐）
鸳鸯冢	癸亥十一月（总本写于六月，1923年7月14—15日，首演于华乐）
赚文娟	甲子一月（癸亥十二月定本，1924年4月5—6日首演于三庆园）
玉狮坠	甲子三月（罗瘿公病后支撑编制，共十八场，又名《小天台》，1924年5月3日首演于三庆园）
青霜剑	甲子五月（定本著于四月，1924年6月28日，旧历五月廿七首演于三庆园）

金锁记	甲子六月(定本于三月十六,1924年4月13日首演于三庆园)
碧玉簪	甲子十一月(1924年12月14日首演于三庆,罗公未及完成由金仲荪继之编定)
聂隐娘	乙丑八月(1925年9月)
梅 妃	乙丑十月(1925年11月)
沈云英	乙丑十一月(1925年12月,丙寅四月十八,1926年5月29日首演于华乐)
文姬归汉	丙寅二月(乙丑六月,1926年7月定总本)
斟情记	丙寅六月(1926年7月定本,1927年1月15日首演于华乐)
朱痕记	丁卯二月(1927年3月,丁卯三月廿九,1927年4月30日首演于华乐)
荒山泪	庚午十一月[1930年12月定本,庚午十二月初八(1931年1月26日)首演于中和戏院]
春闺梦	辛未八月[正月定本,1931年9月首演于中和,甲戌九月(1934年10月)重订,10月25日新排此剧]

内中或取材于经史传说百家之书,或撷采于野史说部附会之言,又或依据旧有剧本翻新而增损之,创作的部分多,因袭的部分少。从《梨花记》到《金锁记》的作者是罗瘿公先生,从《碧玉簪》到《春闺梦》的作者是金悔庐先生。时代驱策着罗金二位先生,环境要求着罗金二位先生。罗金二位先生就指示着我,于是有这些剧本出现于艺林,于是有这些戏曲出现于舞台。(除上述十九种外,还有《柳迎春》《陈丽卿》《小周后》等几种。《柳迎春》的创作部分较少,《陈丽卿》还只完成一部分,《小周后》则始终没上演,所以都不列入表中。)

《梨花记》写骆(惜春)小姐对于张幼谦的爱情极其真挚,不为物质环境所屈服,这样宣告买卖婚姻制度的死刑,是其优点;但结局是不脱“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老套。

《红拂传》写张凌华离叛贵族(杨素)而趋就平民(李靖),有革命的倾向,是其优点;但是浮露着英雄思想,有类乎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所主演的政治剧。

《花舫缘》和《玉镜台》都是描写士人阶级欺骗妇女的可恶,《风流棒》是对主张多妻的士人加以惩罚(棒打)。这三剧是一贯的,可以说《花舫缘》和《玉镜台》是问题,《风流棒》是答案;但都跳不出才子佳人的窠臼。在积重难返的社会里,受着生活的鞭策,你不迁就一点是不行的;当时的我是在“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状态中,而罗先生的高尚思想之受环境压抑,就不知有多么痛苦!

罗先生写过《梨花记》至《风流棒》这五个剧本之后,他曾经不顾一切地写

了一个《鸳鸯冢》，向“不告而娶”的禁例作猛烈的攻击，尽量暴露了父母包办婚姻的弱点，结果就完成一个伟大的性爱的悲剧。当时观众的批评，未曾像对于《红拂传》和《花舫缘》那样褒扬。我尤其浅薄，总以为这个剧远不如《风流棒》那样有趣。罗先生为求减少我的生活危机，宁肯牺牲他的高尚思想，于是他又迁就环境，写了一个《赚文娟》和一个《玉狮坠》。

士人主张多妻，太太难免吃醋，因此士人除在“七出之条”里规定“妒者出”之外，更极力鼓吹太太不吃醋的美德。《赚文娟》和《玉狮坠》就是为迎合士人的心理而写的。这两个剧本，在罗先生是最感苦痛的违心之作，在我则当时满意得几乎要发狂；我是何等幼稚啊！何等盲昧啊！现在我渐渐觉悟了，然而为顾虑我的生活而不惜以他的思想去迁就环境的罗先生却早已弃我而长逝了！

罗先生写过《赚文娟》和《玉狮坠》，立刻又写《青霜剑》和《金锁记》。《青霜剑》写一个烈女，《金锁记》写一个孝妇，这都不乖于士人的心理。但罗先生的解释不是如此的，他写《青霜剑》，是写一个弱者以“鱼死网破”的精神来反抗土豪劣绅；他写《金锁记》，是以“人定胜天”的人生哲学来打破宿命论。这两个剧，又不与环境冲突，又能抒发他的高尚思想，这是他最胜利的作品，也就是他的绝笔！

金先生继续了罗先生最后的胜利，作剧总以“不与环境冲突，又能抒发高尚思想”为原则；从《碧玉簪》到《文姬归汉》，五个剧都是如此，《碧玉簪》是金先生的处女作，却又是构造艺术最成熟的作品。至于他的主义，据有位署名“道”的先生在本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北平新报》上说：“贤妻只是一种非人的生活，良母只是一种不人道的心理，这是《碧玉簪》告诉我们的。”虽然见仁见智，也许各有不同，但这个剧总是有向上精神的。聂隐娘自己作主嫁给一个没有半点英雄气概的磨镜郎，是给《红拂传》一个答复，我相信罗先生在地下也十分满意了！《梅妃》楼东一赋，还珠一吟，多妻制度的罪状便全部宣布了，是给了《赚文娟》和《玉狮坠》一个答复，我相信罗先生在地下更十二分满意了！《沈云英》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抬起头来，使她上头的君父，对面的敌人，与常常在她手边摆“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的丈夫，都形成不如她，这是有力地给了女权论一个论据，《文姬归汉》是很显然的一个民族主义剧；文姬哭昭君，尤其对软弱外交的和亲政策痛加抨击。这五个剧，与《青霜剑》和《金锁记》有同样价值，都是现时中国社会的不苦口而又利于病的良药。

《斟情记》仅仅是个奇情剧而已，《朱痕记》不过是删除了旧有神话，这两个剧的人生要求比较稀微，但她还是不肯向下。

从《斟情记》和《朱痕记》到《荒山泪》和《春闺梦》，犹之乎从平阳路上突然转入于壁立千丈的山峰，现在一个思想急转势。这种转变，有三个原因：（一）

欧洲大战以后，“非战”声浪一天天高涨；中国自革命以来，经过二十年若断若续的内战，“和平”调子也一天天唱出。这是战神的狰狞面目暴露以后，人们残余在血泊中的一丝气息嚷出来的声音。戏曲是人生最真确的反映，所以它必然要成为这种声音的传达。（二）在革命高潮之中，在战神淫威之下，人们思想上起了一个急剧的变化；现在的观众已经有了对于戏曲的新要求，他们以前崇拜战胜攻克英雄，于今则变而欢迎慈眉善眼的爱神了。（三）金先生是一个从政潮中警醒而退出来的人，他早已看清楚武力搏击之有百弊而无一利，死去的罗先生也是如此。我先后受了罗金二位先生的思想的熏陶，也就逐渐在增加对于非战的同情。加上近年来我对于国际政情和民族出路比较得到一点认识，颇有把我的整个生命献给和平之神的决心，所以金先生也更乐于教我。因此，《荒山泪》和《春闺梦》就出世了。

《荒山泪》似乎是诅咒苛捐杂税，其实苛捐杂税只是战争的产儿，所以这个剧实是非战的。《春闺梦》取材于唐人陈陶的两句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再插入杜工部的《新婚别》《兵车行》……各篇的意思，这很明显的是从多方面描写出战争“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的罪恶。我的个人剧本，历来只讨论的社会问题，到此则具体地提出政治主张来了，所以到此就形成一个思想急转势。

我相信将来的舞台，必有非战戏曲的领域，而且现在它已经走到台上去了。我的生命必须整个地献给和平之神，以副观众的期望，以副罗、金二位先生先后给予我的训示。只是我的技术不成熟，前途还期待着社会力量的督促，使我能够“任重致远”！这是我检阅自己之后的新生期望。

我想写一篇《二十年之回顾》，这算是一个初稿。

（摘自《北平新报》，1931年12月4日、11日）